

古诗词说的那些枫红杏黄 都能在衡阳城寻着



■文/图 本报记者 刘晓飞

枫林曼舞缀晨霞，红叶滋秋点菊花。画意临山流美韵，诗情伴月逗芳华。

深秋银杏披金羽，不惧霜寒暖意浓。玉骨素心无偶戚，嫣黄闲雅自雍容。

大雪前的一两个星期，我在城市里被两种小可爱追逐着，它们一个叫小枫，一个叫小杏。是的，这个季节我没法对它视而不见。我开车穿行在主干道，因为我疾驰而去，没有停留片刻打量它，它便悄然地落在了我的前车窗，我用手指去捕捉它的时候，它一个转身，落在了地面，展开身肢，故意给我一个暴露无遗的角度。那个片刻，我有点傻愣——它得逞了，那种暴露无遗，原来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。

我刻意去找寻关于它们的诗词，想用证据反驳它在我面前的趾高气扬。无知又一次让我难堪，王维、李清照、梅尧臣、欧阳修、苏东坡……一代代文豪都跪了，跪在枫叶飘红银杏吐黄的绚丽场景里。

我把心沉下，开始以仰视的虔诚姿势，小心翼翼地在取景器里讨好着这群迎风起舞搔首弄姿的小精灵。那些日子，有阳光，也有阴雨。城里处处是景，解放大道、南郊公园、祝融路上、居民小区，银杏叶被一夜冬雨打落，树干有些稀落，而路面一片金黄，清晨早起的孩子抓一把叶子揣兜里，他们幼时的记忆，便和古诗词里描述的一样，“诗情伴月逗芳华”。

